

三十多年了,我再去过那里。那是位于沪东的凤城二村,我在那里度过了一言难尽的童年时光。

凤城二村是上海很早就建立的工人新村,那里以一条小路为界,分为两个片区,一个叫小号头,从一号到五十七号;一个叫大号头,就是五十七号以上的门牌了。我家住在小号头片区,可我却喜欢的是大号头——

第一,那边有所民办小学,用竹篱笆墙围着,我常常扒开刷了柏油的竹子,看向里头的那间音乐教室,听孩子们跟着弹钢琴的老师大声唱歌。

第二,一百零八号的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历史折射镜像,往事不会如烟。90岁的圻苍叔叔在他供职的广州美术学院,上演了精彩的人生“大戏”：“时代生活镜像——圻苍艺术回顾展”隆重开幕。谢绝祝贺花篮,却吸引了无数热爱他的观众前来祝贺与欣赏。亲属们从上海、北京、武汉来到广州,献上诚挚的祝福。“老爷子是我们的骄傲”,

铭庆博士代表我们在研讨会上发言,说出了我们由衷的喜悦之情。

圻苍是著名的油画家,70年的创作生涯,他的主题性历史绘画和肖像艺术,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上世纪50年代,20多岁时创作了《洪湖黎明》,一举成名;上世纪60年代,在中央美术学院时创作了思想性强、艺术形式创新的作品《洪湖红》,受到社会关注。上世纪70年代的《亲情》,上世纪80年代的《恽代英》在“五卅”,上世纪90年代的《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2000年的《洗星海》《鲁迅》《杨开慧》,最近几年的《崛起的20世纪》系列等代表作品,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他的历史题材绘画将中国画的写意抒情与西方油画的写实结合起来,引导观众穿越厚重的历史隧道,鼓舞国人为实现自立于世界之林的伟大复兴目标而踔厉奋进。圻苍叔叔创作的历史折射时代的镜像,体现了艺术家的浪漫色彩和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是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人类平等和自由的深情渴望。他的历史题材作品,热情讴歌我们国家和民族艰难曲折的奋斗进程,登上了央视“美术史上的建党百年”专题节目而广为流传。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圻苍叔叔是恽代英牺牲后

碉堡顶上的童年

简平

底楼有新农村里唯一一家小卖部,什么东西都可以拆零售卖,酱油、老酒、陈醋不是一瓶瓶卖的,都可以零拷,由于零花钱极少,所以我就去那里用一分钱买两根陈皮条吃。

第三,也是最吸引我们孩子的,那里居然有一座碉堡,谁也说不清楚它的来历,我一直也没见过关于这座碉堡的历史记载。

据说建工人新村的时候,是想把这座水泥钢筋碉堡给拆除的,都使用了炸药,竟然摧毁不掉,只好保留了下来。只是随着周围地势的抬高,它有点塌陷了,露出地面最上边的是它的顶部,犹如一个宽宽的平台,于是,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孩子的一方领地。

尽管大人们吓唬我们

说,碉堡里可能藏着炸弹,但我们却一点都不害怕,那里始终都有孩子们的身影。

女孩子喜欢在碉堡顶上跳橡皮筋,一边跳一边唱:“马兰花开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她们个个都是高手,样样都会跳,什么小皮球、金萝卜、小火枪、跟班人,除了跳跃,还穿插着点、迈、勾、拌、搅、绕、盘、踩、掏、摆、顶、转等十多种动作,花样百出。

不过,她们敌不过调皮的男孩子。只听一声“冲啊”,男孩子已经冲到碉堡上,把跳着橡皮筋的女孩子轰跑了。男孩子开始跳上跳下地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我喜欢当“强盗”,既要

防止被抓,又要设法去营救伙伴,这种紧张感让我觉得非常刺激,所以也跟着大家不断地叫吼、狂呼。

说实话,其实我们也会常常猜测碉堡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我一直记得那个夏天的晚上。居委会组织每户人家关门关窗烟熏蚊虫,所有的居民都跑到外面乘风凉,我和几个小伙伴便坐在了碉堡顶上。我们忍不住又瞎猜起来,有的说里面藏着手榴弹,有的说里面藏着百宝箱,有的说里面一准是个大老鼠窝。

我们来了劲,又是拔草,又是掘土,终于露出了小半截的碉堡枪眼。我们用带着的手电筒仔仔细细地照着,最后确认里面啥也没有。

也许我们是希望有所发现的,可结果不免让人生出无趣,因而有人提议,把那口当时还很稀罕的手电筒从枪眼里塞进去。到底有些舍不得,我们还先打开手电筒的后盖,把里面嵌着的一个备用小灯泡取了出来。可是,就在这个夜晚,就在这

座碉堡的顶上,我第一次认识了斗柄南指的北斗七星。从此,浩瀚无际而神秘莫测的星空成了我永远的仰望处。

我搬离凤城二村三十多年了,前些天,我第一次回到了那里。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大号头片区,去寻找留在我童年记忆深处的那些地方。

民办小学和一百零八号小卖部都不复存在了,但那座碉堡却依然端存,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它陷得更低更深了。加了层的房屋使空间变得狭小,原先四周开阔的碉堡仿佛成了一个倒扣的水泥盆子,涂上了浅黄色,还被围了起来,用作临时垃圾堆放处。

我问了几个路过的孩子,他们中没人知道这里是一座真正的碉堡,当然也没有了像我们那样的以碉堡为领地的童年生活。

我很想找到一处碉堡的枪眼,看看当年塞进去的手电筒是否还在,我还很想再一次坐在碉堡顶上遥看北斗,可现在都不可能了。不过,我想,即使这座碉堡最终淹没在了尘埃里,也不妨碍我在想象中无数次地回到童年,坐在碉堡顶上仰望星空。

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沪上的俄语学习爱好者喜爱在周日的上午,前往中苏友协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附近的一家电影放映厅,观看像《静静的顿河》这样的俄语原版片。后来,我在上外俄语系学习时,常听一位俄侨老师教唱动听的苏联歌曲,这增进了我对俄罗斯音乐文化的兴趣。

记得刚留校工作的时候,一次前往中苏友协放映厅观看原版片,恰见我系股立民老师推着轮椅快步将一位观众推至前排入座,当时就猜到,这可能就是早先听见的股老师那位翻译苏联歌曲的朋友。后来因由股立民老师渐渐知晓更多薛范不平凡的音乐人生之路,对他的敬重敬仰之情久久深藏于心。

转眼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记得当时有关部门曾联络上外俄语系系办和上外音像出版社,希望能与薛范一起出版原苏联“旋律”唱片公司的音乐作品。系里的谢哉福老师陪同薛范和出版社商谈,薛范不辞辛劳,奔波往返,我们深为感动。

不久前,和谢哉福老师的通话中,我们还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中和薛范在一起的事情:有关组织方邀约上外10多位已分散在学校不同部门工作的老俄语教师和薛范一起拍摄电视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译文诞生的故事,那时正值上外升格为大学,事务繁忙,然而老师们都欣然应约,十分高兴陪同薛范完成这部纪录片。当时,上外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周秉勋教授对着轮椅上的薛范说:“我们从朝气蓬勃的大学年代起就唱着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你成功的译配将成为经典,我们祝贺你!一代一代青年人将会感谢你!”

的确,上外俄语专业的学生,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届届新生接触的俄语歌曲资料日渐丰富,特别是薛范译配和编辑出版的大量俄苏歌曲精选本给我们的学生打开了学习俄苏歌曲艺术的新天地。而新世纪之初面世的《重访俄罗斯音乐故乡——俄罗斯名歌100首》更成了课外歌唱学习之首选教材。还记得一个深秋之夜,薛范应俄语系学生会之邀,远赴松江大学城,给学生做“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的学术讲座。那晚,阶梯讲演厅座无虚席,连过道都有学生,或坐或站凝神听讲,气氛热烈异常。

进入新世纪后,薛范频繁举办俄苏音乐艺术讲座、俄苏歌曲专场音乐会、歌曲翻译学术报告会,繁忙程度更甚于上世纪90年代。上外的朋友们通常不轻易前往探访,以免影响他的工作和休息。后来知道,他有通宵达旦工作的习惯。笔者和他偶有交流,如商讨对外交流拟订的中文稿俄译时,我们也会在下午或傍晚时间电话交谈。而由市文联举办《薛范60年翻译歌曲选》新书发布会的消息,是薛范打电话告诉我的,隔天还寄来出席邀请函,与会者获赠的新书,我至今珍藏完好。

此后朋友间虽不多见,但股立民先生从澳门来沪访友时总会邀约几位曾经的上外老俄语同事和薛范先生一聚。逢薛范学术报告会,则同往聆听学习。去年四月中旬,当获悉莫斯科华星艺术团举办“薛范创作晚会”这一大好消息时,我向朋友圈,尤其是在学的年轻学子转发信息:这是极难得的一场音乐会,是对俄苏歌曲翻译大家薛范先生译介中外音乐作品,尤其是俄苏作品的重要回顾。正是薛范先生70多年来的译介劳苦功高,成就辉煌,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中外民间的友谊。我观看了远程直播音乐会现场,看见薛范精神旺健,也听见他清晰的俄语答谢……

这才没过半年,九月初,惊闻薛范先生病逝噩耗,太突然,太意外,心情沉痛,令人难以言表。

薛范和上外的老俄语朋友

李越常

为历史留下镜像

恽甫铭

成为他前进的指路明灯,同时也萌生了创作恽代英英雄形象的心愿。英雄情长,兄弟情深。离休后,他特别想创作一批表现恽代英舍生取义崇高精神的作品来赞美他。

1986年,圻苍叔叔走访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参加过“五卅”运动、听过恽代英演讲的前辈,为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创作了《恽代英》的巨幅油画。2020年,他将这幅画的高仿复制品捐赠给了恽代英执教过的上海大学。

2005年初,圻苍叔叔接受邀请,完成了表现恽代英“舍身就义、革命精神升华的最壮烈、最感人一幕”的《恽代英“狱中诗”》雕塑,这是他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搜集图文资料,到烈士就义的江东门国民党陆军监狱遗址考察。

这尊雕塑以监狱墙面为背景,上面镌刻了周恩来“狱中诗”手迹:“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摒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作品庄重而亲切。4月5日,这尊3.6米高的铸铜雕像,由我们亲属一行陪同圻苍叔叔,隆重地捐赠给了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恽代英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的2015年8月12日,复制的这尊铸铜雕像捐赠给了首次开馆的常州恽代英纪念馆。

在恽代英生活战斗过的武汉、广州、常州、上海、

南京,大都有圻苍教授创作的恽代英肖像油画和雕塑,他把对堂兄的深情敬仰和缅怀,融入了自己的作品中。

在同道眼里,圻苍教授是风趣、睿智、充满活力的艺术家;在学生眼里,恽教授是教学认真严格的好导师;在研究生孙女士眼里,他是慈祥又可爱的爷爷。“活着就是活着干活”,前提是健康的体魄。圻苍叔叔说:“快活画画是最好的养生——喜吃蔬果爱喝茶,8小时睡眠自然醒,午饭简单点个饥,晚餐吃菜喝汤半碗饭。”他对“活着”的诠释竟是如此简单明了。

记得圻苍叔叔写过一首自嘲诗:“虽然已离休,老觉不成熟,难行愈欲行,悠悠不知愁。”人生有涯,艺术无极。他对我们说:“一生很短,总要给后人留下有价值的东西。”虽然他的艺术已经炉火纯青,但还在不断地探索,即使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日子里,也没有停止过画笔。如今他还站在梯子上画油画,真是了得。他说:一息尚存,画笔永远要为历史留下可供思辨的镜像。

初春时节,走在校园附近的小桥上,忽然觉得周围的风光与往日有点不同。定睛一看,原来是河边的垂柳发了芽。柳枝上的点点柳眼,一日日鼓胀起来,很快就把柳条装扮成浅黄的丝绦。柳眼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青眼”。只是一丝朦胧的春意,却已足够让人欢欣。在尚未变暖的风里,细柳随风一飘,看得人心里也随之一荡。春天夺人眼目的无疑是花,而幽幽春柳则有另一种意趣。柳树是华夏大地上古老的树种之一,《诗经》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便是例证。古代杨柳不分,杨即是柳。古人清明有插柳、“簪柳”的习俗。人们将柳枝插在屋檐下、门窗上,把柳枝编成圆圈戴在头上、扎成花朵插于发髻,或是直接插于头上。某年春天和几位朋友去南得古镇闲逛,在小河边见到几株垂柳,忍不住攀折了两枝。柳枝到手,忽然看见河对岸有位老妇人正把头伸出门外注视我,好在她面容和蔼,似乎并无责怪之意。我把一枝柳条绕几绕,盘成一个简单的柳环,递给朋友的女儿。小姑娘雀跃着,一路都戴着这个柳冠。另一枝柳有位年长的朋友接了过去,将柳皮从略粗的一头一直捋到柳枝末端,做了一个柳球。我没想到他



小寒红梅开 (中国画) 方惠萍

还会这一手,他微笑着说:“小时候在乡下常玩,我还会用柳枝削柳笛呢。”

“折柳”一词寓含“惜别怀远”之意。古人离别时常折柳相送,怀念故人时也会折柳寄情。为何是折柳而不是别的植物?常见的解释是“柳”谐“留”音,赠柳表示不忍分别,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清朝褚人获在

杨柳东风树

何意

《坚瓠广集》中写道:“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于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处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我没有作过考证,但喜欢这个解释里的通达之感。柳树适应性强,“随地可活”,正可以拿来祝愿远游的人随遇而安诸事顺遂。

我看过最美的柳色,一处是西湖,一处是玄武湖。春暖时西湖边苏堤上的柳树和灿若云霞的桃花,错落有致地织就一幅春光的锦缎,令人深深沉醉。玄武湖的柳,我是在南京明城墙台城看的。站在城墙上俯瞰

湖堤上的一圈柳,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柳烟”。一座古城因为水而灵动,绿意森森的柳树又为这一汪水添了不少韵致。“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柳仿佛是从唐诗里穿越而来,让人疑幻疑真。

春末,柳树的种子随风飘落飞散如絮。每年的四五月份,上海都会进入一年一度的春季植物“飞絮季”,这些飞絮主要来自杨树、柳树和法国梧桐。市区的飞絮以法国梧桐的果毛为主,园林绿化部门为了控制它的飞絮,只能修剪控果,但对柳树的飞絮好像并没有什么好的方案,然而柳树形态优雅又遮阴,飘飘这个小小的缺点终究是可以接受的。我读大学时,复旦东门口两边的行道树都是垂柳。有朋友来访,看见这些柳树,讶异道:“原来你们这里是乡下!”我看看她,她又加了一句:“只有乡下才有这么多柳树。”后来这里的柳树日渐稀少,所幸国定路桥边依然有一排垂柳。有柳树相伴,我至今仍是幸福的乡下人。

十日谈

田野春色 在中国,这散落在田间地头的荠菜是味道清美的野蔬。 责编:徐婉青

